



大觀堂文集卷一十

暨陽余

緝浣公甫著

碑文

天津鹽坨廳碑文

曷以足國曰藏富曷以聚人曰理財古者鹽筴典制稱府海斯理財尚矣於藏富何居商賈操重貨捐鄉井馳役牢盆爲國實太倉粟贏少府錢勞勞浹歲謀少羨息以餬若婦子而當塗士恒侵牟削乃生計其黠者或盜鬻影販射利十倍由是征權彌密甚於

秋茶吏人巧緣名色肆慾逞求額課益逋商用迸散  
是貨流於私厥貶在公也富之不藏國何由足哉津  
門濱北海歲運長蘆鹽七十餘萬引舊分邊布饋防  
戍芻輓艱甚 木朝彙輸大農商甚便之顧瀛滄間  
戶貧豪猾輕犯法窩販盜起甚則倚旗庄拒鬪殺傷  
邏卒發兵捕之輒烏獸竄又州邑雜告指商無恒屢  
官私淆詭以故引壅不行課懸爲累庚戌秋始具疏  
請嚴禁窩者商各定引地川疏懸額奉 旨報可鹽  
政乃肅商亦漸蘇先是某歲羣商於貯鹽候掣之區

曰坵構廳事數椽備鹽使者啓驗旣落成確砥以需  
紀事未果適余蒞館督運遲君曰豫借其僚徐君起  
霖謂余稔厥顛末舉以屬余曰是烏可無紀余乃退  
而思之鹽掣防夾販也夾販清矣課足乎引疏乎商  
阜乎若猶未也則居廳者奚能晏然已耶天下重利  
所叢諸奸蝟集茲壤蜂窠蠹房羣蠹窟穴其中匪朝  
伊夕矣商之殷懦者任剝蝕如麤而詭者乃反藉其  
結納魚肉同類則鹽事之日壞由綱額不清而非盡  
掣驗不嚴之過也私日腴公日朘強者富弱者貧有

自來矣富何由藏國何由足哉夫吏無欲則清衡無  
心乃平潔已奉公以御不恪俾虎鼠胥屏跡庶幾不  
愧清平日哉若夫羣僚畢集開宴歌舞薄暮命駕張  
燈浮白苞苴狼藉膏其歸橐則登此廳事將亦甲顏  
十重矣是爲記

重脩三大士院碑文

佛教與大河皆從西域流入中土然大河世爲生民  
厲而佛教則弘濟羣生爲度世之津梁故代有偉人  
捍患禦災而外恒崇脩法乘以資利賴平丘神馬村

舊有三大士院土人鐵範金身製甚莊嚴因大河北  
徙精舍爲圯像亦著洹淖中行道者至庇之以笠唯  
總河大司馬楊公巡撫中丞亢公適以督治決口顧  
而慨之爰偕河道方公各捐俸貲庀材鳩工經始於  
季春之望日畢於仲冬之朔有三日昔河工甫竣而  
大士院亦告成是役也滌洪濤甌脫之區而復成井  
里又聿新故宇金碧其相俾蓮社煥然增麗焉於是  
都人士咸歡呼曰吾儕欣逢盛事而莫克名言唯令  
君其勉諸顧某邑吏也竊從前驅之暇數承顧問仰

觀戴星沐雨灑澹沉災之烈謂其挽狂瀾而砥震撼也卽三大士出而救世要不過如是爾後之君子禮尊像而念淨土其猶覩河維而懷明德歟

大王廟口竣工碑文

大河自三津而下唯金龍口稱洪流天險蓋土性疏惡而河以湍悍之勢驅之鮮不決防而軼也大王廟口距金龍甫五里其下卽黃陵酸棗屬河北徙之故道明昔稱善治者徐武功陳平江白司寇皆紀勲史冊而唯劉忠宣厥績尤偉然大要藉累朝蓄儲之資

物力豐裕閭左富饒故丁夫埽料之屬呼吸可辦董其役者傳檄計議而已未有躬親拮据從紛擾困頓中委曲圖維廻狂瀾於旣倒者也厥後政弛吏怠物力耗閭左空兩河寇盜靡寧遂寘河防不問爰及國朝定鼎始命勲舊重臣大司馬楊公總理之值千揆甫靖公私財力較詘於疇昔而金堤久圯災患屢作於是七年決朱源寨公檄河道方公嚴督堵治工已告成九年復決大王廟口全河北注昔南流填淤幾平古岸其勢建瓴直趨張秋大爲漕渠梗公聞報

親駐決口偕中丞亢公朝夕規策全勢每徒步董率  
雖風霾雨雪未嘗休沐邸舍慰勞卒徒出於至誠人  
爲盡力又閱南口紆蠹分夫役穿治丁家寨新河三  
道以殺其勢由是河漸東引而決口遂塞方其未塞  
也議者紛然多謂河不可復維朝廷知公忠勤名入  
廷議公辨論慷慨聽者悚服旣奉溫諭南還而異論  
者不止復簡滿漢名臣閱河勢以定區畫公始終鎮  
靜唯言河豈難治要在初冬報績耳昔聞者猶謂河  
勢洶甚恐難豫期已而果然始咸服公明鑒偉略云

是役也公與亢公同心商畧凡機宜窾要靡不纖悉  
周詳每夕率漏下數十刻始假寐雞鳴卽起蒞事其  
釐奸剔弊與勵賢勸能之法互相助理鮮有瑕遺下  
至畚插之徒竝垂諮訪有克當者卽授以方畧俾見  
所長故能悅以勞民而功成晏如雖異論蠶起迄無  
中格也至河道方公久習勞瘁諸辛畢嘗處風波震  
撼中屹然山立人莫窺其喜愠及乎調劑物力也曲  
合輿情務期軫恤與公尤若合符節向非公冲襟定  
算戮力齊心則功垂成而物敗之劉忠宣其耑美於

河維矣猗歟聖祚弘昌平成永賴微吾公其誰與歸  
重脩三元君祠及廣胤祠碑

大士院之北舊有三元君祠暨百子堂亦封民所營  
也自風濤湮汨祠宇雖成丘墟而像蛻猶在恭遇總  
河大司馬楊公巡撫大中丞亢公既脩復大士院覩  
其故址慨然曰是宜竝繕爰偕河道方公各捐資命  
匠石更新之前爲堂三楹祀三元君像顏其額曰天  
仙行宮後爲舍一區列斯男則百之盛顏其額曰廣  
胤皆丹堊煥燁懷題蔚然與大士院南北相向又增

置兩廡爲十閭君殿森羅疏越各儼其狀登茲庭也  
則洞霄地府與椒繁蟄繩之慶俯仰在望令人肅然  
敬軼然喜焉工始於冬十月而畢於十一月之中旬  
土人謂其規制迥殊疇昔又藩以崇墉俾之夫罔褻  
俎豆厥綜理周密如此後之奉祠者尚其慎旃無忘  
鳩庇哉

重建兼山亭碑

兼山亭在越城東北隅地處良方故取大易兼山艮  
之義以名之也其山兩峯相互亦有兼山之象焉按

志山舊產載故名載山山麓有戒珠寺晉右軍將軍  
王逸少故宅也故俗又呼戒珠山明嘉靖十五年郡  
守湯公建亭於巔翼然與臥龍兩岫相映巖壑環秀  
江湖浩渺一郡之勝可坐攬也歲久傾圯居民漸侵  
瘞如叢塚亭趾委茂莽間無復過問者矣歲庚申今  
郡守王公政暇登山凭眺久之謂郡士大夫曰嘗聞  
形家言茲山爲越城門戶人文財賦胥係焉亭其上  
匪資游觀也先賢富教之思於是乎在矧脩舉廢墜  
守職也其敢忽諸爰捐俸庀材鳩工始於歲之六月

十六日落成於十月之初三日工竣公集僚佐暨士  
大夫於亭奉觴祝曰茲亭之廢幾何年矣幸爾興復  
庶幾山川之靈其大禱於越乎夫思不出位兼山之  
義也吾位在郡牧所思者教養斯民而已果吾民富  
吾士才家給戶足人文蔚興思止矣其有出於此者  
乎公建亭之志其惠愛吾越有如此先是越城寇訌  
之後歲供億軍興勞苦罷敝戶鮮蓋藏士試獲雋者  
寥寥是秋榜發登賢書者數倍禮闈捷南宮者益盛  
而歲和年豐山海清晏役車旣休比戶無愁嘆聲富



教之風媿隆古治咸謂茲亭之徵應實叶公虔祝云  
都人士感公惠愛故勒石於亭而請爲之記

本族肇建宗祠碑文

吾族源溯龍川自元季始祖遷於暨陽迄某等已一  
十七世中間盛衰倚伏無能悉數大抵風氣淳樸士  
愿農愚無奢靡驕縱之習故寒儉有以相安然庶事  
草略固陋相循卽先世祀典咸未肇舉今庚申歲某  
里居數稔聚族之父老子弟謀之僉謂比歲豐樂可  
以襄事因罄昔時薄俸所入暨晚田家食之餘貿財

鳩役力圖構始而湖渚荒陂爲田三畝有奇堪輿家  
謂足資祠基爰經營卜度致山木若干斃以萬計者  
夫工料之費倍之衆踴躍立成而倚以辦集者猶子  
某之力居多餘皆竭蹶趨事迄落成無怠則吾子某  
櫛沐風雨於前某丹雘塗茨於後族之耆年長者幼  
子童孫咸無異辭也今祠已告成厥勞安可泯雖然  
此一時之績也方冀後之賢者嗣此彌昌迺緒永振  
家聲俾遠近聞而慕之知吾祖德之弘方綿綿其  
罔艾則不佞書前勞以鼓後効之意也夫

祭文

祭大司寇山東李夫子文

丙子房師  
長山人

嗚呼夫子遂捐館舍乎方今以一身係朝野之望出處語嘿爲國典型孰有如夫子者乎  
聖天子方側席耆英詢訪黃髮以致億萬年治安之畧夫子卽逍遙綠野萊舞承歡而蒲輪憲乞之典旦夕至矣胡天不憖遺哲人遂萎耶雖然此猶海內士大夫與閭巷小民共相悼嘆者也至某所悲慟有與尋常感遇之懷不同者丙子之役某年甫弱冠受知

門下遂以大器相期嗣是教誨培養罔不備至中間數躋公車復遭世難某已幾幾乎息機摧撞自甘放廢而夫子睠懷弗寘益加勉策以迄於今雖駑劣無所建明而造就之深期許之厚所謂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夫子矣戊申八月讀夫子手書知嘯咏飲啖過於平時膝下鳳毛濟濟玉茁方興某私幸壽考福澤來茲者綿遠無期庶幾他日獲以卮酒束脯周旋杖履之下時奉話言砥茲晚節不虛此髮種種乎而不期泰山之頽若是其遽也嗚呼痛哉夫就夫子素履

言之年逾大壽位臻上卿生平進退忠孝居官所至  
惠政敷流上侍太夫人壽登百歲昆弟羣從咸有令  
名陟仕版官清要可謂極人生之榮遇矣然以夫子  
之全才備德再假之年獲盡展其底蘊則所以樹不  
朽者當更進於是而今已矣嗚呼痛哉某不才謬膺  
國士之知而無國士之報 夫子之存也不克操几  
杖以從及易簣之日又不克求一言以訣今聞訃矣  
又不克以素車白馬炙雞絮酒告哀於總帷之次區  
區爲壇而哭至於失聲夫子其聞之乎瓣香千里致

此數十年感激慕戀之忱唯夫子其鑒之嗚呼尚饗

祭祖固山文

係河南巡按父代作

嗚呼唯翁開天名佐昭代偉人銘功鐘簋繪像麒麟  
玄兔奮袂闢國燕雲迄於海筵聳茲德音嘉育蘭桂  
肇錫後昆爰迨孟仲聯翩甫申繡衣岱左錦纜維濱  
唯鳳之噓匪蟬而嗜式靖邦域峩焉冠紳憶翁壯歲  
炳幾如神大行釋甲爰作師賓枕戈穀胄志清寇塵  
時值河朔鼎沸星沉奮厥義旅汎掃欃氛從龍扈闕  
沛乃霖霖戢寧三輔泊於淇陰猗有餘孽扼險自蹲

翁曰嘻哉母遺賊禽朝歌之役覆諸水濱追亾逐北  
殪其遊魂還收仗鎧積爲壘門賊憤襲敗旣逸旋屯  
城孤岌業守則勢分翁益靜鎮指揮軼倫百萬之寇  
翁以氣吞慷慨登陴逆豎宵奔俘醜獻馘帝嘉乃勲  
錫爵司隸統憲武文表屬以正肅殘貞滌蠻方煽虐  
前帥是債翁復秉鉞出定襄郎師行以律立殄餘燼  
德威所戒革面孚心彼顏行者如殲什豚奏凱歸旆  
圖書素衾冲兮若谷歸美聖人大德不德斯言其洵  
猗歟翁績褒鄂同欽乃垂模楷如萬石君嚶嚶元老

允秉國鈞杖几歷祀劍履星辰克光河嶽矯矣虎臣  
名震遐裔將相其身某也不敏里閭懿親夙資芳範  
永懷諷吟方祝天保壽我喬林富年是券八千爲春  
奚棟倏催奄焉千尋自翁之逝星隕日黯典型俱喪  
孰云小稜翁之令嗣啣命南巡埋輪叱馭甫及汴津  
清風甘澍望者霓雲揭聞痛悼遠近計音矧某同志  
需誨彌深石交兩世藉其亮寅翁之存否實某升淪  
聞翁捐館能不撫心望帷莫及雪涕如霑嗟夫翁之  
生也附翼攀鱗翁之歿也驟螭駕鸞生榮死哀奚有

屈伸唯不憖遺愴及紫宸人之云亾喟然盤敦俎豆  
雖列孰邁先民敬携香瓣侑以青樽唯翁鑒之有如  
素琴嗚呼尚饗

祭李太母文 代

嗚呼弘惟太母肇裔太丘作範龍門孝恭淑慎克相  
太君誕育吾師爲國鼎臣伯仲輝映花萼其芬含飴  
篤慶茂茁蘭孫閨庭雍穆式型後昆暨於鄉邑化逮  
汝濱史稱陶孟賢儉有聞方諸太母度越古人宐之  
壽考億萬斯旬胡然山逝失我西崑上千象緯寶婺

星沉某也不德受師殊恩溯源太母感激涕淪爲壇  
卒哭餘哀未申茲聞舉旒黯焉銷魂匍匐引紼靈輶  
麟麟里無相杵巷無歌吟慈風孝行格於閭隣卜兆  
營祔天祚儀坤龍翔鳳翥虎峙獅蹲吾師倚廬雉兔  
咸馴浸假庭名載錫榮綸克昌光裕有壬有林徽柔  
懿德彤管孰倫門人故吏芳訓自尊有懷令淑誰嗣  
其音瞻言道左悼嘆良深盃酒束脯爰致惋忱太母  
鑒茲哀其藻芹尚饗

公祭侍御陳泰岩文

唯公植根宛委拔秀金臺髫齡雋望羣英夙推京闈  
鶚薦弱冠名魁南宮聯第蜚聲震雷出李江右黍谷  
春回入秉銓政介節山鬼清通若鑑時鮮淪才爰移  
烏府采振九垓驄馭所至感惠弘開視鹺淮右宿弊  
屏裁風清蠹絕裕課阜財羣商慕義悉公所培簡書  
報最佇陟鼎台時艱抗疏捍患卹災請蠲請賑德被  
蒿萊論列深中如刺利鎚施焉輒效乃服名材視事  
畿甸道無纖埃行將內擢公輔矢催令嗣繼起接武  
崔裴銓衡世秉光映崇陔二符比玉弘譽規恢冰清

式耀竝咏條枚一門景福寧讓三槐公之學術經濟  
鴻該和平樂易耦俱無猜生平高致選勝徘徊觀魚  
聽鳥扁舟往來素交寒士性所樂栽當時惠好久益  
溯洄唯茲茂德重以宏才行當鉅任爰劑鹽梅胡蒼  
不諛川岳光隕星隕霄漢櫪震龍媒某等梓里夙契  
朝署追隨雅冀胡考黃髮背鮐展公素蘊廣庇蹇駘  
忽聞仙逝中緒如灰俛仰靈總涕泗盈莓豚不掩俎  
酒不盈鬯唯茲哀悃公其歆哉尚饗

祭馮母劉老安人文

猗維太母鍾祥鼎族作範名門誕輝花萼玉友金昆  
肅雝內壺淑孝章聞維勤維儉彛訓式遵爰逮喆嗣  
二美競芬孫枝秀映蘭茝春森福嘏之報發視所存  
越俗玩敝動多浮文婦姑勃谿浸敦天倫聿維聖善  
古道獨循嚴以御下毅而有恩德被臧獲秋爽春溫  
晚馨彌茂東岱西崑芳踰梅雪節競松筠懷清有粟  
惠洽坊村宣曲有鑑贈不計緡慶餘積厚仁裕施深  
庭增芝玉階萃鳳麟報劉方篤大小馮君胡天不諛  
寶婺宵昏長庚晝隕櫪馬驚奔某等夙瞻內則顒仰  
徽音鶯蘿幸附樛木懷吟方期太姥含哺曾孫忽聞  
仙蛻曷禁聲吞豚不掩豆醪不盈樽惟此哀悃庶格  
靈雯尚饗

祭陸母王太夫人文

唯靈秀鍾異序德肇坤維幼嫻內則長備母儀克相  
先公孝友是規篝燈佐讀案舉齊眉敬姜躬績陶母  
下髮丸熊畫荻課子聲馳唯嗣長公天上石麒麟冠  
高第畿邑保釐實承母訓廉惠弘施循卓茂著爲時  
所推入冠惠文彈劾者誰赫赫強禦摧拉罔遺權貴

側目九重獨知埋輪折檻以古爲期維母氏賢弗  
畏孤危邪觸佞止邦直之司出叅晉藩屏翰攸資寧  
茹藜藿終遠膏脂奚煩封鮓罔敢母貽里居仁粟懷  
清之師閭門戴德僉頌母慈拯人之厄若已致之卹  
人之災賜不踰時令德所逮花萼墳篋翩翩瑤樹蔚  
爾孫枝嶒嶸頭角歲事含飴黃封紫誥洊致榮馳式  
茲景福上壽罔涯雖齊喬嶽誰曰非宜胡天不弔寶  
發星離遐邇哀慟奔走且悲某等誼忝蘭譜情視比  
兒矧同臺署夙仰仁帷登堂趨拜未遂吾思胡然仙  
躅長逝如斯瞻仰靡及能禁涕洟辦香遙貢聊致悃  
私惟冀母氏鑒此一卮尚饗

祭全門陳泰岩文

嗚呼維吾公之挺生兮鍾駿德於維崧迥弘文之獨  
擅兮視班馬若雕虫遡金臺而振翮兮旣奮捷於南  
宮綦惠文而柱笏兮抗直節於頽風初司李於江右  
兮踵庭堅以奮庸敷莪棫之雅化兮萃參苓於藥籠  
逢先皇之御宇兮爰晉擢於司封唯銓序之平衡  
兮他途絕而清通繼巨源之冰鑑兮膺主眷以加



隆職柱下之藏書兮將補袞於山龍戢神臯之重地  
兮道左屏息於花驄洵嘉謀之入告兮圖無逸與幽  
風凜白簡之霜凝兮折厥角於充宗嫉豺虎之未殄  
兮素懷破柱之剛鋒奉簡書而視蹉兮適賦課之弊  
叢合大農少府以持籌兮漁蠹絕而泉豐憫黔黎之  
瑣尾兮若飢溺於厥躬嗟賑施之未溥兮更請命於  
哀鴻既視篆乎幾甸兮氣稜稜其上冲清九品之中  
正兮兼稽飭夫武功感 恩綸之載錫兮唯移孝以  
作忠儼夙夜之匪懈兮更蹇蹇以在公詎玉樓之遽

名兮值龍蛇之歲凶悵天道之難知兮欲搔首乎蒼  
穹維厚德之食報兮顧庭槐以日榮疇銓衡之世秉  
兮洵斯世之所崇獨中懷之切怛兮痛典型之莫從  
幸纂脩之廣輯兮存諫草於禁中溯賀湖之漣漪兮  
想金玉於三峯若中流之一柱兮永頌服夫鐘鏞瞻  
總車之旋轉兮存餘采於江東挹桂醕之在卮兮咏  
有俶於令終雲慘慘其依岫兮風蕭蕭而度松儼幽  
靈之如在兮猶親炙夫音容尚饗

行狀

沈母高太孺人行狀

嗟乎余與沈子遊幾十餘載矣而未知其母氏之節孝且慈有如是也及讀其行述而悲之則求登堂一拜不可得矣蓋深悔交道之踈而益嘆沈母之潛德不可及也謹按孺人姓高氏越之山陰人世有壺範其尊人鼎實公邑庠生少擅文譽孺人生而孤稍長輒慕古人懿行有所聞見卽心儀之至性所鍾非噉名也事母至孝及笄歸沈門鏡初先生婦道至備鏡初公篤學艱進取賫志而歿孺人年僅十九耳舉一

丈夫子甫二齡卽沈子又蠡師范其諱也孺人居喪哀毀幾不欲生每抱呼柩前輒號慟欲絕自誓九死唯以撫孤成人伸先人之志爲志視泉壤如飴先是鏡初公易簣時懃懃以教子讀書成名爲囑故方成童日卽以遺訓晨夕督課無少間擇師誨勉屏絕外誘儼若嚴君焉以是學業蚤就年十六補弟子員在諸生中錚錚有聲而端方純粹品重珪璋尤母氏訓迪之效云孺人事姑陳太孺人躬親紡績以備甘旨諸定省奉侍之誠扶掖浣滌罔不畢至而母王太孺

人家無嗣息與孺人母子相倚無殊在家一夕母疾篤孺人刲股以進或難之孺人曰吾母寡而無子吾雖辭家固當行子道也生養死葬始終無缺高族數世丘隴乏祀者歲時致祭女兒適朱氏者生子殘疾廩之終世王太孺人同產弟貧老無倚迎歸養葬成禮其戚屬旁枝罔不推諉及之前室金孺人母陳太孺人恩禮如一金門兩舅氏俱越中名士而聲宏以涓陽兼授業恩禮之篤無異全產所尤不可及者視前室子婦孫曾慈愛倍於所生踈族子姓有不給

者必勉力周之或正言斷辭以折其過俾羣從無不悅服此尤閨壺所難能者若夫隆賓餼以成令名卹女奴以哀無告則仁心盛德當世罕遇矣蓋孺人之賢非止節孝二端其生平嘉惠賑施贍養周恤至於高門無子而有子金門無女而有女其高風古道雖奇男子偉丈夫席豐履腆勵行矜名者庸能及乎歲丙辰有紳士謀建坊以旌之者孺人命亟止之曰守節婦人分內事耳何敢當此重典且以節邀名非吾志也其名言如此不足爲一代女師乎郡守何公顏

其廬曰栢節松齡一統志暨郡邑乘咸采載節孝集中誠皎皎與二曜爭光矣第以沈子之才而猶困於黷序將天之報施固不可期與抑亦有所待耶然沈子雖數奇未遇而臯比所傳諸弟子受業者科名接踵知大器之成當在旦晚也孺人性樸素自鏡初公辭世卽毀容易粧不膏沐不茹葷終身編素者五十有九年雖持齋禮佛會通內典而未嘗涉足招提蓋深識朗鑒非巾幗中所有也孺人生於萬曆丁未二月十六日戌時卒於康熙甲子正月二十九日丑時享年七十有六茲於三月初七日合葬於駝峯西冠山之陽沈子踵門以狀相屬謹綴數語以紀其實云至於家世氏族子姪孫曾以及婚嫁存歿行述已詳茲不復贅謹狀

### 墓誌銘

#### 駱念菴先生墓誌銘

癸丑秋日道經楓溪聞念菴先生病亟往探焉先生聞僕至甚喜延入臥內攝衣起坐縱譚時事者久之忽愴然曰僕病殆不能起恐不復晤公矣顧願公一

言以殉九京噫是言已十有一載矣而先生之孫某  
今仲夏始以行狀見示蓋先生卒於癸丑九月而菴  
裘迄今始成也按狀先生姓駱諱起明字子旭念菴  
其別號也生而穎敏自造鄉塾卽有雋譽及屬文高  
其儕輩族兄給諫纘亭公明穆廟直臣也垂老一見  
輒器重之曰是將來大振吾宗者弱冠爲弟子員慕  
戴山劉忠端公講學躡屩從游深悟致知之要雖揣  
摩舉子業而窮理盡性之功自此日進矣丁父正菴  
公暨母陳太孺人艱哀毀幾於滅性居喪盡禮動合

古制正配郭孺人勤樸有盛德孝淑著於閭里中歲  
早卒先生義不再娶唯白與及門下帷攻苦暇則以  
琴樽自娛而已學使者奇其文屢拔之餼庠者有年  
然文益工而遇合益左丙戌始登賢書年已五十矣  
嘗四上公車終艱一第蓋先生方孕時桂芬叶夢意  
有造物者靳之歟先生自測數奇因就慶元學諭與  
賢課士幾與宋蘓湖學等督學使者舉之旋陞直隸  
雞澤令甫下車政化一新士民翹首待澤以註誤謫  
靜寧州倅明敏果決守以下皆敬服之常釋寃獄十

有七人凡事恪恭厥職未嘗以散員自逸也已復貴定令以抵任逾限改補得閩泉之永春令邑故僻饒前此寇氛兵燹徵求殫竭陋例相沿小民如處沸釜先生至卽條議十苦盡除積弊與民更始尤勤於作士季課月試所識拔聯飛者八人凡政有裨於民者知無不爲當塗倚重甚愜而先生以倦游乞歸矣撫軍劉公勉留再四士民攀轅泣請先生歸志益堅牘凡十餘上始允歸里日宦橐蕭然仍寒士風也大抵先生賦性剛正不阿遇事有擔荷作文自擬韓柳書

法顏米二家論斷古今確有根據不詭隨好惡故常落落與俗牴牾耿介之操始終一節人咸以是推之然方嚴嫉惡頗戾時宜浮薄之士亦多畏而遠之里居友善者不過四五人餘欲一親杖履不可得也生平所學經史而外陰陽星律醫藥卜筮諸書無不通曉尤精於青烏氏凡所指決罔不奇驗目力之異殆由天授非傳習所及也居嘗徜徉巒壑溷跡漁樵自號楓林釣叟所著詩文有自怡集雁字十三章甘露亭八景詩開迷歸正集行於世生平足跡半天下而

故宅燬於兵燹居無廳事癸丑夏方構報本堂數楹以奉宗祏猶未落成而先生捐館矣疾革時唯惓惓以建祠脩譜爲囑言不及私其生平高風大節如此其氏族子姓姻戚年歲已詳行狀中不復贅某不敏生平不敢作金石文勉爲此者以面受先生遺命弗敢忘也爰爲之銘曰

楓谿之陽鍾山之麓駱爲著姓誰冠其族公生而剛弗諧流俗鴻文陸離困彼昧日晚而始遇奚展驥足三試巖疆所至霖霖拂袖來歸蕭然林屋石馬之阡佳哉兆域片石千載瞻茲芳躅

傳略

壽生甫先生傳略

幼時聞長老言吾邑先朝隆萬間風氣淳龐里中父老子弟咸崇古道鄙謬巧故凡士大夫耆舊之家大抵哀衣冠敦齒讓兢兢自好有先民遺架殆所謂富而好禮者歟心竊慕之而生也晚不獲恒覲其人年二十許始遇生甫壽先生者先生長身偉貌聲若洪鐘聞少時資穎絕人篤學嗜古已而遊雍有羽儀京

國之志數奇不遇遂棄去不復試儼居郡城與諸名士遊甚驩洽然性落落不肯姑徇流俗意所拂者雖百計緣之終不睚也故譽之者實繁毀亦時有而先生屹然終不爲愛憎所遷蓋其學識過人遠矣中遭世難累世儲蓄幾罄先生怡然未嘗介意晚年益肆力古文經史而外百家諸子以逮稗官逸乘罔不考究精詳議論宏淵人莫測其涯涘扣之輒娓娓罔倦至於裁斷古人尤卓識精思迥殊常解處事常變咸有先見罕能感也自奉菲約有寧澹風旁無姬侍唯

齋居一室焚香啜茗以圖史爲樂而已每名客輒傾倒盡歡平居則罇壘不發客有詢其故者先生笑而不答生平不佞釋氏達於死生常豫籌後事值初度命家人製棺衾悉備棺成先生正衣冠入臥其中砉然長嘯曰吾事畢矣其達見類如此里中有不逞者往往故爲不遜以嘗之先生置之漠然不遜者旋亦慙謝弗敢犯治家至嚴御下則恕每晨興卽莊坐達午雖子弟輩晏見無敢有情容臧獲肅將趨事罔敢有涕唾聲然勞逸寒暑時時軫恤弗置故畏威懷德



久而弗渝也常幅巾杖履往來城市間人見其秀眉  
隆準兩眸炯炯如曙星矩步端雅不踰尺寸望而知  
其爲先生也咸敬禮之某於先生長君友瑟爲姻家  
故受先生教最久有名言可佩服不忘者蓋高識遠  
見發於至誠自非淺見寡聞鈞采華名所能及也惜  
歲月稍深嘉言懿行不克詳述姑舉見聞彰確者數  
端以志先生之大槩云

外史氏曰人今第知貧窶足以累人而不知富饒之  
尤足以困士也如先生之茂才異質學術宏通令其  
奮蹟寒峻致身通顯人方頌之爲名公大儒亦奚難  
哉顧以席豐履厚妨其進取耳食者遂疑爲徒階福  
命其中未必有耳抑知其內蘊高深有非庸流所能  
窺測者乎表而出之庶俾耳食者弗敢輕量天下士  
也

壽友瑟公傳略

翁諱某字友瑟幼穎敏強記讀書數過輒不忘弱冠  
遊庠諸同人咸器重之被服儉素力敦淳雅凡世俗  
華侈之習無一足動其中者蓋天性然也居鄉厚重

謙慎粹然犯之而不怒常有佃僕乘山寇之變侮逆  
交加翁能忍所不可忍未幾事敗奴自分必死搏頰  
乞哀而翁已付之釋然矣其度量弘曠如此贅居郡  
城常因嬾昆閩墻致翁重資盡失幾釀大變翁處之  
恬然第申固姻好而已貲物一無所問戚屬有爲之  
不平者翁曰此實慢藏致然或亦氣運所及唯益引  
咎自責於是瘳暴者慚服患亦潛銷常市郡宅一區  
居已十載丙戌歲翁避兵鄉居忽鬻宅者乘間竄入  
席踞所有翁還徐諭之令其讓宅餘物免償弗聽訟

之監司始徙時當事者持法殊堅翁一言攻之卽鬻  
產者獲罪而翁終哩然自始訟迄事平未嘗以疾言  
怒色相加蓋亦遂養和平者矣翁配孫孺人姚江忠  
烈公後裔素賢淑有令聞其佐家政也慮翁性卞急  
掖以仁柔故翁生平慎重無過亦由內助力也晚年  
喪偶事多僨怫而翁亦自此賫志以歿矣惜哉今翁  
嗣及孫咸種學積行弗替家聲將來必有昌大其門  
祚者以翁之素履卜之食報應不爽也詎敢以姻戚  
阿其所好哉

傳

任長者傳

任長者號桂巖行六遺其名家山陰之婁公埠埠當諸暨東陽諸邑孔道爲舟車交卸之地其居民狡絕而翁獨以長厚顯家僅溫飽然好施當厄所居數椽前設亭舍夏茗冬湯中衢寘宵燭罔間風雨施草履箬笠歲以千百計諸方便惠鄉黨貧乏者率力行之故遠近感甚咸稱長者長者云丙戌夏大兵東渡潰卒四出剽掠公徙家山中而身携一奚奴潛伏舍間

時隣里皆竄匿戶無炊烟比夜半忽聞馳驟聲良久復寂公起睨之則數大艘艤涯間蓋潰帥吳姓者挾輜重宵奔爲追騎所迫棄舟遁去追者雖及不能多取遂兩委弗顧也公呼僮舉之累日不能盡自是家益饒公爲德益溥戊子歲土寇逢起有楊十九者故鹽徒也衆推爲渠帥屠殺尤慘公徙居村落爲盜所執衆繫公詣楊楊曰素知爾爲善然所得敗軍資裝應急餉我不者且膾爾矣命四健卒錮公別室卒忽相謀曰若非任長者乎吾屬平時孰不飲渠湯茗戴

渠箬笠而今忍坐視其死耶則羣負公越嶠嶺穿叢  
棘信宿始抵公家公出金以酌皆不受曰吾儕貧人  
自歲時風雨寒暑日德公賜而未有以報也敢竊賞  
乎遂去不顧事平有司以德行飲於鄉里人榮之今  
公齒九十餘矣尚健飯步履騰蹕亦陰行之報也公  
善人倫鑒予髫年童子試偶過公廬公見之卽語人  
曰此少年快士也後當以功名顯僕有女孫甚韶且  
慧欲令侍箕箒第數無款曲難遽前耳後三載予登  
鄉書復過公門因呼舟與公立語公卽延入具雞黍  
傳併志之

阿睹君傳

追敘前意予深感公辱知而慚未足當期許也因公  
俗尚廉節其族亾所表見遂隱居巖穴間好事者刻  
鹿皮以代之故其先世號白鹿氏周弋商命焚鹿臺  
君族殉焉厥後佐太公望治齊爲園府長流通百貨  
盡籠山海之利於是齊富甲天下陳氏復藉君厚施  
以得國國人尤之迄漢文時君裔五銖氏躡貴嬖臣

鄧通挾妍怙寵乞君族爲湯沐君惡之通卒餓死故魯國孔褒頌君爲神以謂凡今之人唯君而已也晉室和長輿與君友最癖而石季倫王濬冲之徒咸溺嗜之王夷甫獨矯衆好終身不欲齒君嘗夜入臥內遶床數匝夷甫困甚僅得一呼君氏而止噫晉人之舌橋矣永嘉之後公私匱乏君毀貌變姓名不羞惡而五銖氏之遺範不復存矣有唐玄宗以開元氏續其緒而君族復振天寶後散亡畧盡德宗榜瓊林大盈以聚之稍稍引還奉天之後復入於朱泚藉度支

劉晏心計名君君亦流行地上日數百里倍道援行在遂助李晟克復兩京論功班宰相上時雖大將軍誥敕不及君一文貴寵極矣然裴延齡等恃君夤緣用事大干朝政卒爲元和所擯致君族浮沉者數世宋藝祖始以君代曹彬使相而好官多得一語權勢遂震於海內及王安石呂惠卿等復作青苗僱役等法以箕斂君族君尤苦患之靖康末舉族北遷而貫朽之患遂除嗣是正朔屢更君亦回面奉焉然貸官鬻獄算商告緝之害百世不能救君之失矣大抵君

通人也數經鎔鑄其性內方而外圓善為人濟困扶危雖有時狎近鄙夫人或醜詆之君曰嘻若輩僅爲我守耳一日捨去遍遊金門紫閭間下及市井傭丐輿臺賤隸或欲得君爲密友君亦屑屑就之而回視昔日扃鑰故人或已室廬丘墓不可復覩矣故世敬君德且多壽稱爲孔方咸以兄事之其巧者思封植以貽子孫則又號爲鶴伯蓄以蚨子陶猗程鄭之屬多藏厚亾卒與君族相終始可不戒哉

曾孫男

日暎

全較錄

大觀堂文集卷二十一

暨陽余

縉浣公甫著

雜說

漁說

人有濱江而漁者終日垂綸謀鮮不給於是馴一獺令入水搏魚旬日得巨鱗數百頭漁父蹶然喜曰我今知投竿之拙而蓄物之巧也旣而江魚竭矣誅獺無已獺乃嚙沼中魚以充餽良久沼魚復竭主人命桔槔陸澤則種魚無遺族矣始悟獺之詐而磔獺以

謝洺漁嘻亦晚矣哉今之主藏吏盜金帛以媚主人  
筦鑰罄焉又索諸閭閻商賈下至園夫紅女蕭然告  
訕主人方喜其培克多能而不知洺中之蓄其堪幾  
竭耶猶不知誅吏以謝民故曰狗盜之雄愚於獺獻  
戒嗜烟說

稽本草竝無烟名或云種出海外而盛行於九邊蓋  
乘障將士用爲禦寒之具耳少時見南中人亦有嗜  
之者余觸之輒嘔已漸效之旣久則亦嗜之矣然嗜  
之不已諸病叢生亟堅忍痛絕之而所耗損已不勝

言因念方今士大夫下逮輿臺小人嗜之十常七八  
試詢其驗則咸知耗損殊甚而終濡忍不能割者醉  
飽之餘聊供談噓或事偶嬰心暫驅憤懣或意忽忽  
有所遺藉此攻其昏倦一時若有廓清之力而不知  
周身元氣受傷極矣試歷舉其害有十夜臥目眇枯  
澁眼皮粘睛非揉擦不能開視一也鼻孔乾塞肺氣  
不通二也舌如芒刺苦而且熱飲甘食美等於嚼蠟  
三也齒無津潤恒作奇痛四也耳竅時鳴取之益癢  
五也火氣充塞每飯漸減六也毛孔開張表邪易入

七也爍金消水生育難成八也嗜久腑臟皆虛藥餌罔効九也消渴不常索飲無度脾胃多敗十也凡此十害俱關五官百骸試之罔不驗者辛丑秋月嘗南歸舟抵天妃閘爲風濤所阻意殊鬱鬱遂恃此物爲糗餌比至淮安齒痛不可忍命醫者抉去其一不逾月併落其二時余私念意者血氣俱衰耶旣抵家納友人言誓不復用而齒痛遂止今閱七載齒竝未落始悟前此大謬而欲遍告同人則不得已爲是說以代美芹快炙也然客有聞言掩耳者亦有首肯而終

不從者則曰滿洲多嗜烟而何以不爾不知滿洲所嗜非漢烟也且食畢卽以乳茶解之故無患今漢烟自草葉外多用砒霜燒酒等物製成其性酷烈害人嘗見嗜之者面生黑氣斑痣其口鼻臭味令人不可嚮邇又手足皆皴瘃蓋表見者如此况其內藏者歟昔晉人有初渡江者誤以毛蜨爲蜚螬食之腹瀉幾死今人以漢烟爲滿烟而又不食乳酪亦猶是也然久食勿止非得一物以慰其思則如奪乳哺竟夕忘寐者有之且初禁斷五六日間遍體清涼翻覺此身



餒弱必須以參菓酒脯之類供其寂寥半月後自然  
飲食加進神氣清恬頓覺此物之可憎無煩禁戒矣

附錄嗜烟斃命之戒

敝邑諸生趙姓者體素強善飲噉後忽嗜烟體漸尪  
羸雖嘉旨皆弗御時時唯向人稱說烟味之美卽五  
齊八珍不逮已則每中夜起吮者再四漸久漸數遂  
不起蓋烟積爲痞水穀皆壅也

僧人曹源者持行甚堅體亦強固中年忽嗜烟每晨  
不茹蔬糗以烟爲清供餘唯茗椀嘗詔人曰吾從此  
可辟穀矣旣而形骸黃瘦中夜一燈引火自熱甫月  
餘遂告終矣蓋禪和薤飯久乏肥甘加以火攻其斃  
尤速也近日長安士大夫酷嗜致疾者不可枚舉其  
元氣素虛又多他好者嗜此靡不委頓余竊悲之故  
敢以身受者廣告高明或不余鄙聊代針砭云

警世語

自忘子者不知何許人也生而貪鄙又多狡險所執  
者卑猥之術然每自視甚高與王公大夫遊工盡諂  
媚之狀及退而告人則曰某公卿與予交甚暱歡若

夙昔某藉子而進某逆子而敗其誇誕之辭有不可  
勝書者一日與昧心子遇於負恩之祠而述悖義之  
樂遂相視以笑稱莫逆交昧心子曰予與若旣締盟  
金石託契椒蘭盍各言所志以悉茲夙昔兩人相讓  
良久昧心子曰予不知世人所稱忠信者爲何物廉  
潔者爲何物但不欺予而受予欺者是爲善人有時  
受予欺有時不受予欺者是爲匪類故無問當途顯  
達之士與偃蹇蠖落之人小欺之則小利大欺之則  
大利可欺者以欺欺之不可欺者以不欺欺之人或

知余之欺而終不知予之所以欺卽知予之所以欺  
而究不知報乎所以欺之之術予旣與子交至密敢  
告以積欺之要曰自昧心始子慎毋忘之然子亦有  
要術乎幸明以教吾自忘子曰微若言予亦欲悉所  
秘也夫子鄙人也生平雖頗工欺人之法何所售其  
願今幸忘所自矣與輿臺交則欺輿臺與僕隸交則  
欺僕隸與士庶人交則欺士庶人與公卿大夫交卽  
欺公卿大夫予非好欺予自忘其爲欺也今幸與子  
友得聞昧心之訣當益暢予所欺矣予適有故人忠

信廉潔敏速而端予素憎其爲人欲給之而未獲其  
便予與若共圖之以小試吾道之端不亦可乎昧心  
子欣然許之於是謬爲俠烈之壯託言慷慨之施矢  
誓以要之舒徐以致之俾若人一墜術中進退維谷  
而之二子者揚揚得計日夕懽狎恨相遇之晚以爲  
良平再生智數巧捷莫予若也一日神明震怒攝二  
子之魄廷責之曰汝輩負心良多姑不悉責然他人  
之受汝所欺者或行事間有不義立心類於詐諛汝  
輩因利乘便攘襲取資猶可云以桀詐桀也如某者  
生平不欺暗室凡其纖悉所蓄皆銖積寸累衣敝垢  
飯脫粟困苦勞憊經歲閱月而後至而二兇豎構局  
設機一往盡攫之雖禦人國門之外者寧若斯之忍  
耶聞之貪天功爲己力悖施而負德者律有常刑戮  
無赦於是二子貽愕相顧不能發一辭遂駢首受誅  
於無爽之衢君子曰方自忘子之遇昧心子也兩人  
相得益彰自謂奇謀詭秘雖有知者孰從窺其城府  
谿壑哉詎知天鑒不遙欺人者竟爲自欺而自忘者  
人卽欲忘天竟不能忘也噫愚矣哉

愚說

昔陸九齡幼時問塾師曰天地何窮際師驚嘆以爲此兒不凡非某所能誨遂辭去予幼時聽館師講論至此亦不禁愕然曰此理至明何止童子知之從此倘恍若失幾廢寢食者久之漸長習舉子業日碌碌庸俗中遂忘初悟然時於靜宵晨覺中偶一念及輒毛髮灑淅通體汗浹因思諸事每患遺忘唯茲事唯患不遺忘蓋有理則可窮有境則可極茲欲窮之極之將從何處置喙耶洪荒以前姑不具論卽自開闢

以後千百萬帝王聖賢英雄俊傑以逮僊釋之流高人逸士輩有能徹底透巔窮乎無可窮極乎無可極者否不過曰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日夢夢焉與蜉蝣朝菌同其灰生而已夫杞人之憂天墜人以爲愚吾不知至人之能使天終不墜否也若天終不墜則杞人誠愚矣或天有時而終墜則吾不知至人之與杞人其愚哲相去幾何矣近有浮海使琉球者見大魚長數十里以海鏡測之不見首尾碇舟俟焉倏爾沉沒舊傳海中有山林木殊盛避風恒艤艦於是

一日山忽徙去舟艦盡失蓋亦巨魚爲之也人以為  
真山不知其爲僞山耳東坡云天地在大瀛海中九  
州在少海中今以萬斛之舟乘風破浪餘艦十百舳  
艫千里自謂大矣自道眼觀之何異蟻附於芥吾意  
五行俱有消長焉知南北溟之不爲焦釜耶江湖時  
有覆沉焉知天地之終不堪溺耶凡物咸有成毀焉  
知五岳名山之不爲海魚耶晏居深念唯可幸我躬  
之不閱云爾乃茫茫禹甸觸處難忘蝸角蚊睫謬分  
今古黃冠緇流本欲破人慳吝而慳吝更甚於常人

藏經道書原以啓人明悟而明悟反昧於書卷千秋  
萬歲總屬一宵大地山河孰非泡影奈何以浮浪之  
形踪作無窮之驅役瞑目沉思每恨多此知識反不  
若牛馬木石任其癡蠢自了一生仲長統云寄愁天  
上埋憂地下叛散六經撕滅風雅斯言雖過於任達  
要亦有激而然深見智不如愚悟不如昧與耽情麴  
蘖放志湖山者全一旨趣耳抑尤有惑者一身之內  
臟腑不能自見而欲目窮千里之外耳傾八荒之表  
自知脩短有數莫可倖逝而勞心役思謀爲億萬年

不朽之計甚且圖再世之寵榮羨他人之壽考佞佛以祝長生慕僊而營丹鼎抑知百物區區同歸於盡虛空漠漠何者爲真方悲萬類之俱幻何恤一身之非有第憾予髮種種漸成耄耋而自審明識反遜童年雖云未能免俗亦可稱愚暗之至矣噫杞人憂天予越人今知愁地千古兩愚竝堪拊掌

嗜說

或問予何所嗜予曰無嗜唯幼時喜雪每值寒歲微霰初零卽狂喜不能禁須臾林屋皓白江山一色予

卽乘興遊歷登高涉深往往忘食與寢不知者或詆爲癡兒予不爲之止也年十二從學玉泉寺山下多長松茂竹石澗淙淙恒坐臥其下聽黃鸝語竟日忘倦或風雨夜至聞石泉滑滑可聽則挑燈達曙不欲呼同學者告之也寺右有象鼻崗高可百丈許迤邐可登上有古松碧蔭宏廣下石几二天然平設俯瞰原野春日綠疇秀發黃菜滿畦山林漠漠見農樵往來依依笑語之狀皆堪圖畫杜鵑布穀飛鳴遠近山外湖光灩澦時有小艇往來其中予每登眺不知夕

陽之西時又乘月倚徙老僧或以猛獸相怵不爲動也年十四遷館江滸菴菴濱江多竹木蘿蔦森鬱可愛夏月恒纜小舸垂釣其下至朝舖忘歸俗輩多以嬉遊相嘲殊不解賦性若是非咕嗶可移其好也年十五始至武林觀西子湖而樂焉於是登五雲入天竺歷覽峰壑之勝覺目光所及恍如舊遊而最耽愛者唯靈隱之冷泉及淨慈孤山諸勝餘雖芳妍懌日非意趣所酷嗜矣時雖貧士乏縱游具而性情酣適怡然忘返或誡予曰臨淵美魚不如結網子年未及

冠非遊覽時也異日宦成名立資斧稍饒藉當途之約以恣尋名勝可耳予曰否否凡寄情山水必有烟霞泉石之致葛巾道服飄然埃俗之外杖頭百文錢隨緣餐宿詩盟酒社尚嫌多事豈列俎鳴笳高軒畫艦作土木偶狀而顧謂之遊乎時同遊者聞予言皆不解所謂而予咤爲獨得也後二年予登賢書時同雋諸子以暇日泛舟湖上親故同行者竊相謂曰疇昔之言殆爲券矣已而登舟聲伎襍陳謹譁交作一艤湖心亭未遑引滿而臺使偕主考適至倉卒避去

回視向者野服科頭徜徉眺望之樂何啻霄壤乎嗣是困躓公車棲遲兒女一行作吏此樂益不可得今跼踖長安日做裾風塵糞土中不特臥想西子湖頭邈如天半卽回溯玉泉江渚之樂亦如十洲三島未許俗客重游而况質弱早衰鬢顏頹秃便爾溪山興復不淺亦不知較童子時釣遊之樂相距幾何矣

### 科目議

嘗見富家小兒衣錦襠繡遨遊市里間遇黠猾者以餅餌易其所持珠玉無不得者見癡第知餅餌可

啖不知所亡已千萬計也今天下秉文衡者視士子如小兒以科目爲餅餌其誘之者百端計見輩失亡已無算矣而持餅餌者又從旁竊睨之俾小兒別有厚輸始得食其戟手以待者竟枵腹去且詆之曰汝曹太拙非吾有所私也而厚輸得食者亦詡詡自誇曰此例相沿已久何不早悟而且羨且怨耶噫自古微倖功名苟且富貴者豈至今日始然歟唯是文士窮年苦志旣厄於泮遊之艱故竭蹶以入太學猶望春秋兩闈稍存公道以鼓舞寒士之氣而輸金助粟



之資亦未必皆家溫食厚者也不過謂新例名額稍寬傾貲以期一試耳孰知通天之手百端俱發騰空之足宵旦咸馳遂令陶穀之子俱登上第劉蕡之輩槩置孫山此又癡小兒之不如矣或曰彼視文字如糞土衣冠猶草芥雖有司馬淵雲之才不若青蚨白鏹之適於用也爾多士何曉曉歟第恐世風如此少年輩遂放廢不學而國家設科取士之制亦遂爲俗人所鄙棄而不屑道將來雖有右文之舉遴選真才安可復得一患也又慮賄賂太彰人情驚駭萬

一弊端敗露重干議典如前丁酉決裂之害則流毒士紳苦累眷屬慘禍難言而當途且言科舉全無所用不若盡鬻之以充兵餉此又一患也此山中老病之夫所蒿目而長嘆也噫

### 論安插投誠

兵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當散歸南畝俾食其力不然則選丁壯配入經制營伍以資調遣此安插而兼銷弭之法也苟撫納歲久全無澄汰訓練之方令此輩偶語沙中逍遙河上以半饑半飽之餉養此不耕

不戰之兵旣縻公廩復累民間此一失也議者謂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能耕之人而無其地請移投誠兵於各哨計口查給荒田以資墾種似矣不知此曹久習驕惰安肯躬爲胼胝况撥耕之田多係零星确瘠以向未耕稼之人藝此石田八口奚賴於是強者驅田隣以代耕不足則取償於衆戶弱者則牛種全無飢寒交迫非挈孥潛逃卽棄家亡匿此又一失也旣而逃亡者聚爲盜賊遂議悉遣回籍以防煽誘策誠善矣第餉薄途遠羣心憂懼加以故鄉寥落有羞見父老之心一旦放散太早寧免惶惑矧嘯聚之徒以愁懼之心加騰謗之口以倉皇之勢行逃潰之事舊蹊熟徑安可悉防也故雖經理以重臣安頓其行次而相繼奔竄嚴刑弗止此又一失也今誠救此三失則有五說焉一曰投誠之始名器宜慎也昔劉盆子以十萬衆歸光武祇待以不死誠謂名器所以酌有功非勢窮力屈者可倖得也今海上之衆不過島嶼遊魂慮爲鄭逆所誅脫身歸附非有攻城畧地推鋒陷陣之實績也而大者公侯小者守

把俱照僞劄悉爲錄用一時功名捷徑雖足招徠羽  
黨潰其腹心然奸宄之徒亦因此冒濫章服輕褻名  
器甚有足跡未至海濱而竄名僞籍遂致通顯者陸  
敬輿謂以瓜菓得官猶恐將士解體今以亾命白徒  
勢促來歸併無瓜菓之功遽受通侯之賞其得者固  
驚喜過望其不得者必覬覦咨嗟彼見此屬皆平昔  
等夷生平無折筆之勞而一旦位居吾上其安肯爲  
之下乎於是歆艷者聯翩而來不逞者復接踵而往  
此招撫愈久而賊寇愈衆由撫之過厚而不慎於初

也向令慎之於初凡率衆投誠者祇諒錄其頭目餘  
俟有功始加補用則名器重而人無妄覬之心亦安  
有愧憾逃逸者乎語曰失東隅收桑榆此說是也一  
曰招撫之後宜選練合營品搭新舊也自古降兵未  
有獨爲一軍者非祇慮其反側也蓋遇敵數奔全軍  
釋甲其氣靡而志紛矣苟不澄之汰之則老弱坐糜  
糈餉丁壯反致飢疲非所以鼓朝銳也况聚健見於  
城郭不令入伍團操教習技勇以備不時調發而日  
聽其掉臂遊行羣聚飲博妻孥恒不宿飽隣里自相

九龍堂文集 卷二十一 雜說 七  
詬誅怨憤之氣疾視官長皆名亂之萌也誠令安插甫定卽嚴加選閱其衰老殘疾者聽自便外餘有不能荷戈尚堪負耒者卽令地方官編入里甲每名計口給以遷海荒田諒助資糧俾其耕墾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矣至於丁壯之兵原可頂補經制正額第不使投誠者多於經制則聯絡以情者卽彈壓以勢雖反側子咸可帳中臥也蓋人情有所分別而後安心於餼養有所統率而後鼓舞於功名有所親暱而後驚疑之患消有所顧忌而後燃灰之念息職是四

者故選練合營品搭新舊之說不可不亟講也一曰墾荒之地宜詳酌也古者軍其地卽用其地之人食其地之粟故非興屯不爲功然皆先擇可耕之地募能耕之人賦以牛種尅期舉事事畢則地畝仍歸百姓屯兵僅食其粟以代轉餉而已未嘗分督州縣搜括荒土令兵丁携挈妻孥間關數千里挾升斗之資以從事畚鍤者也蓋治膏腴之熟地故穡事易成策單行之壯夫故農力易贍此屯田之與墾荒判若霄壤者也今欲驅投誠之衆援兵屯例以墾荒猶畫地

作餅孰能啖之哉無已則彷彿漢徙關東以實京師之法查今天下地土之美且曠者無過遼蜀前此曾令招民赴遼准授縣令矣唯西蜀道險而遠沃野千里人烟寥絕雖殫力招徠而生齒未能驟長此三省者誠所謂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者也與其奇零瑣屑索各郡不毛之土令渠墾闢曷若竟以遼蜀閒田撥令屯駐仍俾有司月加董察炤保甲例撫馴之則不煩興屯之役而人自樂趨卽無牛種之貸而戶無逃匿矣一日遷移宜以漸也東南之俗亦戀鄉土一聞

遷徙如往棄市故閩廣間前因閱視海界有閤室雉經舉族自焚者矣此猶民之良弱者也至投誠之衆多係强悍不仁彼鴟音雖變鷹眼猶存緩之則盤踞不移亟之則驚飛鋌走誠未易措手也然大抵嘔不  
如緩者非緩也有選練合營之法收拾約束之法矣  
然後相其機宐乘其際會或調撥某營或撤回某鎮  
先行遣發本丁俟至彼地然後搬取家屬寬其限期  
俾得將所儲蓄悉行携載或不可携者亦得變價以  
從則無內顧之憾矣至於賊營間諜實繁有徒彼乘

虛伺隙每遇移徙之時必詭誕其辭謂此行非有不測亦當去而不返於是人心疑駭逃潰肆出凡此偷生之輩總是賊之羽黨故遷徙之期必不宐過驟以爲賊驅也誠寬期以安其志漸次以逸其身內無驚疑不定之心外無勞苦交迫之患而此輩猶相繼逃匿者未之有也一日將弁更宐調用也凡人傲睨之氣誅鋤之而不變者唯調習之法有以柔之故六轡如組則雖踉蹌者罔泛駕矣今投誠將領從鯨波鱷浪中冒險而至其意亦欲得尺寸之勳榮示閭里而

所將皆投誠之兵詎可戡敵故徘徊鄉土類有負才未試之嘆此輩苗莠雜處尤宜分別錄用果才畧優長技勇超衆可備禦侮之選者亟須更調別鎮以展渠壯畧毋令徒握舊旅致民間有嫌疑之說而本弁懷寄食之耻則調御善矣至茅土節鉞尤非輕授之典叢爾海邦公侯相望雖居之者不疑聞之者不足爲戒歟苟思勲圖麟閣名登鐘鼎亟宜上覲 天顏遣子入侍不應久執兵柄耽戀海隅失人臣禮也卽以輕車熟道之義資其料理而所部將卒宐加更調

安得援世臣例令軍中易代乎蓋此輩卽名位尊崇更無他志而其下多桀驁不馴平居恣爲陰事有急則賣主圖存其恒情也故更調將領易替部曲非祇爲地方謀亦以善全此輩也合此五說以救三失尚有要策請正之高明者矣

### 河防芻議

竊見河患頻仍漕渠梗塞河使者頭白唇焦幾類宣房瓠子而天下士大夫連篇累牘投匭上封事者亦幾於盈箱積案矣唯是黃河之患與中國相終始其

決也固不庸盡咎人事其塞也亦不可全恃天時嘗推近日屢潰之由而所以治河之法思過半矣蓋河自明季上游數決如汴口流通口荊隆口等處歷年變遷故下流散漫填淤此河身受病之原也至順治辛丑歲淮水涸而黃流忽漲大溜洄注天妃閘中漕渠淤塞於是治河者慮水勢悍洶始於桃源北岸穿引河數道以殺其勢水勢旣分而清河以下流益散緩海口停淤地勢彌高水落則故道稍通水盛則勢返逆趨而天妃閘口洄溜衝刷濁浪排空黃流高於

淮水者數倍王家營一帶泥沙壅截不復安瀾而桃源之烟墩口告潰矣其勢南下直貫淮流遂挾洪澤之水盡瀉高寶諸湖而河之故道褰裳可涉至次年工雖報竣而桃源以下地勢亦高未幾黃家嘴復決矣向令烟墩口未塞殫力先疏下流俾桃源清河以下順行入海則不唯淮水必無泛溢之虞而黃家嘴亦寧有復潰者乎乃計不出此而唯以塞決爲功捲埽築堤事誠迅捷而河身墊高中復數梗以湍悍狂怒之勢不導使奔流而欲以堤岸夾制之俾其自歸

故道安得不衝潰四出哉故今日決口勢若建瓴而河身全若平地此不可咎防護之不力而當悔塞決之太速開濬之不蚤也然則爲今日塞決計舍挑挖下流寧有他策乎說者以淮水弱不能入河欲束渦泗諸水以強其勢又欲復漕規築壩天妃閘外以遏黃流之漫入其說固然而要於治河之本論猶未也蓋淮水發源桐柏雖合支流其源淺近焉能與數萬里之河相爲頡頏苟非下流深廣俾黃水順行入海則雖集淝潁之水盡滙長淮難與較敵也至天妃閘



原爲漕輓建設築壩攔黃洶爲勝策但下流未鑿則濁流雖拒於口外而黃水洄注沙土漸封恐舳艫終未通利耳唯挑挖淤淺使故道寬深則不唯下流迅疾而上游亦捲刷直注無掃灣衝射之患矣蓋河性合則洶湧而易於衝決分則散漫而易於停淤其沙土乾者則遇水坍塌而融化濕者則鋤鑿所不易入河雖善攻亦不能刷之使去故宋時有以濬川耙楊泥車治河者迄今令人齒冷蓋但知河之能去沙而不知河所停淤之沙卽河亦不能自去也則舍挑濬

之方何以制河之衝潰哉余嘗令封丘獲觀河使者治大王廟決口矣方其屢築屢潰也衆咸謂工不可就旣而穿丁家寨新渠一道引入故河而決口不踰時卽塞蓋由水得所歸而南流益深則北流日淺故事半功倍也若徒以有限之物力民財與大河相抵抗則勞而鮮成斯古人所云止兒啼而塞其口矣然則近日黃家嘴之工聚議盈庭如所謂築堤塞口俱宜次第舉行而要之以疏濬故道爲第一義客有問余者曰今淮水旣弱黃流復決天妃關運道淺阻請

暫引河水以資縶轡可乎余曰此正古人所喻引狼  
兵以除內寇也黃河一斗水六升土急則衝緩則淤漕  
漕渠寧堪此大患乎客曰今盱泗之民盜決淮防致  
高寶各州邑滄溺亡算請乘冬春之交疏通清口俾  
淮水由洪澤直注於海則高堰翟家壩等決口不填  
而自涸非良策歟余曰不然江淮地勢高下懸絕向  
非剏設重堤則淮水必由高郵等處順行入江其勢  
甚便今爲漕渠計旣遏其流使出清口而連年河沙  
逆上壅填日甚由其下流阻障故耳今雖疏通清口

而入海之塗未闢以黃河之力尚不能衝刷泥沙矧  
茲淮水安能蕩滌是清口雖鑿高堰雖脩祇可救高  
寶之漂沒而盱泗之田廬墳墓究爲水府蛟宮也夫  
以兩河之高阜而議者猶云如築垣居水中况盱泗  
之窪下者歟客曰然則以子之策非濬鑿下流不可  
矣獨此決口將聽其自塞乎抑以人力補苴之乎如  
聽其自塞固無煩籌畫矣若終煩人力補苴則現今  
之夫柳累民已極議者欲官自僱夫辦柳纖毫不涉  
民間其說洵可行歟余曰不然國家興此大役焉

能纖毫無涉於民卽使現發帑金官自名買而役夫數萬計用柳數百萬計督理之官有數詭騙之輩無窮夫係官僱則逃曠必多柳係採買則收支易混况以數萬之衆俟每日給錢則候給之時多用工之時少而給錢之後巧猾者先散本無真實籍貫何從勾考其患一至於管工吏胥通全包攬旣無州縣夫頭躲閃尤易則給十夫之錢不能得一夫之力詎不大誤底績其患二至於柳束尤難豫定舊例某州某縣派柳若干限有日期貯有場廠收有印結管有專役支

有簿籍而作弊者猶有折價販鬻私賣影射等事若官自購買則陸續收貯旣無程期存積遼闊尤易盜運萬一委用非人收支混冒則費數萬之貲而不獲束薪之濟矣其將奈何况兩淮之採辦已竭欲遠購於河南山左以應急需雖智莫措其手也至於蔴芟蘆纜等物料向市於所產之地亦須州縣運發安得柳束一項浩繁如許獨能不脛而走無翼而飛耶由是言之則夫柳不派於州縣其言雖美而施於用恐未便也客曰然則兩淮之民寸室九空死徙逃亡人

皆荷擔而立尚可以爲民今兩淮雖涸做而河患  
國家治河爲漕亦所以爲民今兩淮雖涸做而河患  
不已則此屬終無寧居 朝廷軫念民艱唯有豫發  
夫柳之價令河臣檄示州縣酌派應用之數具送印  
領俾民間里老親赴面給不爲經承官吏所侵漁則  
國家恤民已至百姓雖勞又烏可已哉若夫柳束或  
不能敷而捲築急切難待則又有土囊竹絡之法兼  
用竝施亦可權濟一時是在當事者留意而已客曰  
以子之說則竣工之後初設滾水石壩亦可用歟余

曰河水所至便成溝道石壩之水從高激越卽石堅  
不動而壩下之土捲掃崩坍積漸遂成衝決此古人  
雖言之而未嘗見諸施行也客曰從子之議則黃家  
嘴以下老河淺涸者卽宜挑濬而天妃閘以下河之  
故道彌高者更宜開挖深廣矣但故道雖淤而漫灘  
之水流澌不絕欲從事畚插則泥淖滯滯施工甚難  
况重運回空艤者如蝟尚欲藉此涓滴漸事昇舉苟  
捲埽攔截則謗者蠡起誰任其咎余曰不然凡開河  
者例於乾土挑挖乃易今雖云挑老河故道非真從

漫流處開挖也河濱稍阜距河不遙相其紆曲溝而直之以接於下流深通之處而新渠且勿受水也俟決口將塞水勢洶洶爭鬪之時忽然決開新渠俾大溜直趨其內則兩岸埽壩必若轟雷不旬日而渠已深闊彼決口之水自然漫流停淤而下埽填土計日可竣矣譬如虎豹在阻隘聞咆哮思逸不開以騰躍之途則遇物狂噬傷害必多導而出之不復返顧此必然之理也客又曰嘗見中州河潰決口難塞類穿引河以分其勢而予今謂必濬老河者何也余曰河

自徐邳而上漕艘不資其用故可擇便開支河以分其力自董口而下則借河爲漕河苟不循故道則漕輓何能飛越故黃家嘴之工必不可鑿引河恐河勢旁趨而正流愈涸則堵其一又潰其一矣因時制宜安可膠柱而鼓刻舟以求耶夫治河者奉天之時藉地之宜用人之力三者備而尤在潔已奉公虚心諮訪博求故實詳覈典章先審大勢次按情形令河漕經緯通盤熟諳於胸中而後次第緩急俱有成算無煩大聲疾呼矣至於勞不乘暑不蓋櫛風沐雨露宿

水餐雖至霑體塗足與傭徒雜處此特勤勞之小節而於防河大畧無所裨益也客聞余言遂斂容致謝而去

### 公啓

疇昔甲寅之變越城危於累卵幸賴先元功許公祖擐甲登陴身當矢石者三晝夜賊百道俱攻卒不能尅城始獲全向非公殫力捍禦寢食俱忘更以計殲寇於吳市門則覆巢之下玉石無分吾郡寧有今日哉今幸羣寇殄滅四郊晏然而許公祖以讀禮解綬

寓居郡邸者三載於茲矣清風兩袖饑不堪煮食指百餘厄同陳蔡雖吾輩蕭然林下况味畧同株守窮途力難援手而揆主客之誼加以報施之思人非木石安得無情在許公祖冰蘖矢操始終一節卽七日不火仍爾無心於呼助而在吾儕感激圖報寤寐弗諼苟一毛可拔詎忍膜視其艱危况緩急人所時有禍福寧能豫定焉知今日啣結之忱不爲異時保障之力第令遠近知吾郡有不忘拯濟之義舉庶幾將來有不避危險之當途是涓滴固有裨於舊恩而古

道更垂庇於後世也當厄之施不拘輕重凡紳士之家少者以一金爲率稍裕者多多益善農工商賈各隨其願素封者務宜竭力殫心第追思圍城之夕設有不戒所費寧止捐助之數乎某等不避嫌疑不辭冒昧謹立簿一扇設櫃一所遍傳城中親友隣里凡捐一金以上者登名簿內以下者投入櫃中各書名姓勿致混雜總之食德知感見義必爲凡具仁心定有同志謹啓

書蕭長源事

曹操自負雄才欲危漢祚忌孔文舉高名爲海內所推必殺之以逞志此爲高才所累也盧杞妒顏魯公元老宿望不爲已下使論李希烈魯公抗節不屈卒爲所殺此爲重名所戮也自故叛逆之臣未有不先誅人望以脅庸流者士君子居危亂之邦而才名孔著欲圖免禍難矣唯宋史吳曦之變安丙以二三士豪奮挺一呼吳氏三世將門應手殄滅其故何也蓋機發乎迅而謀成乎密故無宣洩之患與需遲之禍也閩逆之亂酷類吳氏蕭長源以英才卓識與督府

范覲公合謀辦賊乃事洩而先受其戮詎非才名太著敵知素備而又鳩衆太廣舉事太遲俾彼得乘間先發乎嗟乎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今之持議者或謂長源旣知不免何不早自引決而直待幽囚困辱之後覆巢毀卵卒罹賊鋒雖抱孤忠終非上哲又謂長源向有國士之名方逆之汚以僞職也奚不佯狂逃避如古人之托盲穴土而居然受任若將同逆者後雖潛謀內應間道輸誠終不可云始終一節者矣嗟乎是皆未知長源之深者也方聞逆之未叛也長

源目中寧有此蟣蝨小豎哉其才其識其力使非里居牖下得尺寸之柄投袂而起殲除羣逆如拉朽株耳唯事起倉猝而勢又不得有爲唯冀藉范覲公以成之覲公爲奸黨所給已入陷阱長源之臂指斷矣不得已委蛇亂人之門若遂變其素履者蓋冀存有

用之身以待事機之間苦心篤志百倍艱深使事機不洩則取叛人如杞肉耳唯時會不偶反中其禍嗚呼安得以成敗論天下事哉明史金川之難方練諸君子皆以忠烈殉國唯景公清從容朝署若委身事



讐者一曰文皇感紅星之變見倩緋衣索之果獲七  
首倩遂大罵不屈而死蓋自古忠臣義士有雷轟電  
激迅發於一時者亦有淒風泣雨潛圖於異日者程  
嬰之存孤高漸離之擊筑其所志雖有成有不成而  
報主之心則一也又稽明史江右寧庶人之變撫臣  
孫燧以不屈被誅當時忌者亦有異議逮厥後克昌  
子孫奕世通顯而公之忠烈因益著聞公祖考世德  
及身仕宦又多恩澤及人奈何天之報施乖舛一至  
此乎吾知長源後裔必有過於姚江孫氏者矣成忠  
孝之名而流遠大之祚其可量乎悲痛之至敢引古  
人以券之

山水圖贊

亭亭者松落落者石拔地千仞距天咫尺顧影鮮儔  
孤根不屈坐卽泰華臥則嵩室呼龍耕烟山奔海立

曾孫男

日豫  
日成

全較錄

大觀堂文集卷二十二

暨陽余

縉浣公甫著

雜說二

河工五策

切 國家連年河決費金錢億萬計而民間昏墊之苦漕運梗塞之患致厯 宸衷宵旰者亦數載矣不唯身任其責者應綢繆拮据期釋 皇上之焦勞凡為臣子者咸當早作夜思俯據一得以濟時艱者也顧治河之法前經臣同官徐越等條議甚詳近閱科

臣彭之鳳河工關係等事一疏業已論列情形靡不周悉矣在河臣集思廣益自不膠持已見以誤國事臣亦何敢附盈廷之議而謬陳臆見乎第從來言事易任事難任一時災患之事易任從前潰裂之事難今日河工正從前潰裂已甚而今適逢其災患者也若非通盤打算盡剔河淮受弊之源細籌緩急利害之要循序修舉以圖一勞永逸而徒然補苴目前取効旦夕則塞於此者仍決於彼區區以物力民財與大河爭尺寸而不已天下事其堪再誤否耶臣思

河漕爲天下大命而今日所關并不止漕運已也河變商阻浙督總漕相繼入告是關稅併有缺額之虞矣不特此也從來民勞已甚大役弗止意外之事尤可深慮况河工五方雜處奸弊叢生飢寒之衆易於驅誘此不可不嚴加防察也臣於順治十一年間叨任河南封丘縣令地當大王廟決口首衝時河工正亟竊見故河臣楊芳興堵治之法畧知大意敢俯竭芻蕘爲皇上詳陳之

### 第一策

臣聞雲梯關以下河本安瀾入海因前此巡海諸臣  
爲設防計於海口密豎椿木遂致河勢攔阻歲久流  
薪積藁之類攔塞愈堅因而海沙逆壅故上游有東  
潰西決之虞此雖得之輿論未敢深信爲然但考自  
古淮東河患之殷未有如今日者倘果有之似宜亟  
去此椿而後海口通利上游易於施工乃諸臣以海  
防爲慮莫敢任其事并莫敢言其因臣以爲自有書  
史以來從未聞有海寇乘黃河入犯之事蓋河性悍  
而險中多洲灘洄洑海舟入必膠淺是自遺我禽也

何庸過慮而或者終疑爲未便則當另開新口矣蓋  
黃河新淤之土雖椎鑿有所難入唯於河傍乾地相  
度形便之區挑挖直河一道俾與海水相接則太溜  
衝刷自然人力所開者十三水力所開者十七矣臣  
見往時工程初亦屢築屢潰幾於不可收拾後河臣  
於老河相近處所另挖新河一道直接下流深處而  
決口未幾報竣推此已可知入海門戶理宜速挑矣  
第河流所經掃灣洄溜衝刷必廣恐有敗民田廬之  
處似宜諒加優卹以昭國恩耳此係今日治河第

一吃緊要義卽令上游決口已竣而此工必宜速挑  
以免將來之再決者也

### 第二策

臣考衆水之勢黃高於淮淮高於湖湖高於江當日  
爲漕運計引淮合黃非淮勢自能與黃合也由湖中  
翟家壩高良澗一帶築堤攔截遏使東注耳自前此  
烟墩口決後黃流挾淮南潰堤壩俱毀爲巨浸今烟  
墩雖塞而淮流不復東引緣湖中堤壩衝決已深淮  
遂順流南下河臣云淮水隨挑隨縮直入湖內非淮

水之縮也堤壩未修故耳今卽挖雲梯關以下海口  
而湖中堤堰未築則淮水終不能東出春夏暴漲高  
寶諸州邑咸有滄溺之患且清黃不合則天妃閘獨  
爲黃流所灌而澱淤之患益爲漕渠梗矣臣請趁此  
黃流未盛時上緊將翟家壩等處堤堰速行堵築俾  
淮水以全力先行入海借勢疏導泥塗而七里溝決  
口旋塞淮與黃流竝行入海則天妃閘獲清流之濟  
而淮南北俱免昏墊之害矣至清水潭等處堤工在  
重湖之下若上游未堵淮以建瓴之勢貫湖而出豈

下流所能攔截奈何以有用之財力投諸無窮之逝  
波耶臣愚以爲諸役竝興徒勞罔益不若擇其至者  
亟圖之而餘可次第脩舉則湖中堤堰誠屬挽淮合  
黃之急著矣

### 第三策

黃流湍悍之性欲堤防以束之必先疏導歸海始無  
汎濫衝潰之虞苟水未有歸而遽行堵塞則此塞彼  
開勢所必至是求速而愈緩也如前此烟墩口甫塞  
黃家嘴復決黃家嘴甫塞而陳家樓七里溝復相繼

報決此其明驗矣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夫水本下而壅之使不得下故旁潰四出以遂其好  
下之性勢使然也今試傾勺水於地苟其下壅遏不  
行則必橫溢於左右而不能止夫勺水且然奈何視  
天上奔流之大川曾不涓滴若哉七里溝決口爲本  
年漕運計誠宜速堵但海口暨天妃閘上下決口均  
未挑濬若遽行截塞則大溜直衝漕渠清江浦淮安  
一帶必盡遭滄沒而高寶諸湖又淤成平地况伏秋  
暴漲新築堤岸未必遂保無虞萬一此決方塞彼決

復開不猶然烟墩口黃家嘴之故轍乎臣思清口以下前此時盈時涸河臣雖藉此細流暫濟漕輓而應行開濬之處返以沮洳未乾無從下手今決口全河東注而淮流又復南引清口以下正可及時興工此殆二瀆効靈所以資 國家平成之業也况本歲漕船數多既有支河可以權通緯輓則塞決更可稍緩臣請暫停下埽之役俟海口清口等處開挖已畢然後上緊捲築則事省工堅似緩而實亟矣

#### 第四策

他工俱以挑濬爲主則用物料之多者無如七里溝矣臣聞附近之地柳樹採伐已盡近日所用皆取之千里以外水陸搬運勞費不貲將來必得他物之可代者以濟之而後工用可以不匱查浙江歲運白糧其蔴袋以億萬計事畢皆置之無用聽其朽腐殊可惜也若運置工所實之以土投塞決河則事逸而効捷費省而工堅較之採柳捲埽其難易相去遠矣何則一埽之費動輒數百金而蔴芟蘆纜之屬不與焉每埽成需千夫推挽而下加以工匠椿木等項所費

不一又時有斷維漂失之患者由芻薪之性輕而易  
浮雖貫以巨索河勢衝之如拉朽也曷若土囊之堅  
重易沉爲實濟乎昔漢時塞宣房用淇園之竹元時  
賈魯治河則沉船與鐵石斯皆因時地以制宜未嘗  
耑恃柳埽一項也矧今採運艱難尤宜變計臣請  
敕河臣豫行催備務選堅完堪用者存貯河口俟下  
流挑挖旣成立調夫役星速加工水淺處仍行下埽  
其深急處則用土囊豈惟物料不匱尅期可以告成  
抑且工程堅實無墊陷脩補之勞是資無用之物以

濟大用矣

第五策

從來大工大役必兼資羣力以襄厥成原非一手一  
足之烈足以勝任而愉快也况今日河工西自長淮  
東迄海口北越桃宿南抵高寶綿亘數百里間道路  
至遙工程至大河臣卽勤敏過人寧無鞭長不及之  
患况各處所用夫柳較常數倍尤須時時董察處處  
防閑耳目稍有未周則蠹役奸棍串合夫頭廠書兜  
收包攬科索陋規必所不免而管工各官若非上司



互相糾察亦恐苟且怠玩貽誤急工又應夫之人皆非土著此輩流離就食向爲逃人盜賊之藪萬一有漏網渠魁懷謀叵測者潛穴其中足爲地方大患在河臣端辨河工未必兼顧及此卽有屬員分任其責而臣謂事權威望恐非屬員所能代理也臣記昔年工程緊急時河南撫臣曾親至河干協同料理者一年有餘工始克竣矧今日河工數倍往時耶臣請皇上親定江南撫臣一人俾其協全督理凡管工官役勤惰賢否以及分割工程撥派物料稽查奸弊察拏逋逃之類俱與河臣商確而行務俾人人恪恭奮勉無敢藏奸泄玩則成功不疾而速而地方亦無意外之虞矣臣雖愚昧所擬五策皆參酌往事揆度今情或於大工不無裨益也

### 兩浙利弊

一假逃詐害  
逃人爲害所在有之而浙省尤甚者緣浙江省城有駐防滿營凡浙之元兇積棍法所難容者自知惡極罪大竄入營頭或爲書辦或稱差官如虎傳翼橫行

肆虐因而黨羽招搖線索分布凡各處亡命悉皆投  
賣旗下既可凌爍梓里兼可抗制有司而地方縣令  
懾於旗下一見賣契卽刻用印以致賣身者多而不  
賣身者亦倚名托勢狐假鴟張滿地逃人詐害無已  
其尤暴橫者則放債鳩賭擇殷飛食此風不戢民間  
重足但營頭買人不能盡絕惟立法嚴查庶幾影射  
者少宜設立循環印簿頒發各縣凡營頭賣契用印  
著令逐一登簿每遇季終申送換發倘所賣之人果  
係犯法無賴隣里不肯具結而營頭逼勒鈐印者許  
卽據實申報移會都統究罪庶假冒知懼而良民獲  
安矣

一逆產株連

逆產之案獨在湖郡爲甚自朱佑明等正法之後奉  
旨變產搜查不遺餘力而刁惡棍徒藉以報讐索賄  
魚肉良善每每無影飛拔脫空妄首承追衙門因屬  
欽職不敢遽釋及至審係無辜業已人亾家破此弊  
蔓沿多年似宜盡斬葛藤以清株累凡主唆慣告之  
徒廉訪的實痛處一二以儆其餘

一越告刁誣

浙省刁風健訟專以越告爲勝譬趙甲與錢乙評訟趙甲若告縣則錢乙卽告府趙甲若告司則錢乙卽告院亦有竟以一人控縣未結控府未結而奔院控告者亦有竟不控府縣而遽行告院者亦有控院批府縣而另控總督批司道者亦有隱匿原籍假稱別屬哄批別府縣以圖拖累者總緣刁健之民以上控爲得計而寫狀之人以危詞爲易准欺誑上臺荼毒小民全浙皆然於紹猶甚似宜嚴立條規於狀格之尾令粘單一紙著將縣府道司原詞及告縣府道司日期批語併已未審結逐一挨順開明方行准理則初情現在非惟越控可遏且誣告之併杜矣

一匿名冒害

越告之風已畧陳矣其甚者又有匿名一端更爲大害譬如其人讐恨趙甲一人卽以趙甲之名而告別人又或以別人之名而告趙甲是謂匿名如恨趙甲錢乙兩人則或以趙甲告錢乙或以錢乙告趙甲是謂冒名大抵匿名之狀其題必大其詞必險使上臺

可駭可怒使下民難分難訴甚且牽連婦女使其不  
便對辭上臺見其情重因而准批下屬下屬又以憲  
詞不敢回冒而經承差役視爲奇貨明知冒匿恣意  
勒索必傾家而後已此爲浙省首害止緣狀無官書  
故也今宣諭省城府縣曉示紙舖凡謄清人等各刊  
小木圖記一顆內刻官書某人用墨印於狀尾方准  
行大抵告狀之人投寓飯家必係識熟告狀之時必  
令飯家同至紙舖認明住址保非冒匿方許紙舖用  
木圖記則匿冒之害不禁自止矣

### 一包攬糧役

兩浙錢糧最多飯家積蠹包攬其弊有二一曰包里  
長一曰包櫃頭包櫃者則重戥加兌改票偷銀包里  
者則私票挽收欺官害民莫可勝數及官吏事敗追  
此常累小民重納而此輩反脫然局外故錢糧朦混  
差徭煩擾有牢不可破之勢似宜嚴懲包攬以靖根  
株則私派加耗之弊水落石出矣

### 一蠹役鉗制

浙俗蠹胥悍役奸歇土豪每事相爲表裏有司稍不

自好墮其術中則左右前後牽制掣肘或一事偶拂其意則捏造款蹟分頭告害蔑視令長等於僕隸由其平日結交勢要呼吸相通氣燄威福實足懾服有司故不肖者誤吞其餌固甘猫鼠相哺卽號稱賢能者或偶有瑕疵輒爲若輩所脅制雖欲自奮無由矣此弊不除則蠹風日長似宜嚴立禁防嗣後有首告官長贓私者審實官旣參處原告蠹役一併重究庶幾把持鉗制之錮習爲之少衰矣

一水利阻塞

浙土多負海叢山旱澇難治舊有隄防陂蕩以資蓄洩所以各府通判兼治水利近年久不脩葺多爲豪強侵佔阻塞且道員奉裁更加曠弛似宜尙督通判嚴加清理以備水旱則農田有賴矣

一濱海遺民

沿海邊民先徑遷徙近蒙上傳新歸復業現今督臺會同都統勘明安插自各得所但室廬丘墟田園榛蕪舊時經疆難辨恐強而有力者兼併橫行則愚弱者不安其業似宜選差廉明之吏撫循勸課俾各圖

耕墾息事寧居

一嚴飭防保

寇訐多年近幸安戢然鴉音雖變鷹眼尚存恐深林  
茂莽間猶有帶牛佩犢之患稽察非常原重防保法  
久漸弛必飭州縣印捕官不時點查以戒不虞倘有  
怠玩從事僅月取保甲結狀一紙以圖塞責者似應  
痛懲之

一覈實常平

浙地米價甚賤而民有饑色蓋歲收本不豐稔而貧  
民苦於無錢故不得已減價以求售又銀色低潮鬻  
米一石獲銀六錢及銷化輸官僅及其半此民間第  
一苦累亦第一隱憂也中歲猶勉力支持萬一凶沴  
游臻則此曹能枵腹待斃乎思患豫防唯有常平一  
法勸輸積貯稽覈散斂似宜早爲之計也

論本族開市十弊議

地本湖渚塹庄湫隘無廣濶地場可以聚衆貿易一  
不便也四隣貧薄者多無富家大戶力能收攬資貨  
苟貨不時洩則走販者折閱裹足不前二不便也俗

素儉陋各安於分幸無紛澆攘奪之習近始有一二遊手遊食之徒漸爲不良市興則人情益澆彼此以強弱相驅以巧詐相尚而淳樸之風遂余乖絕三不便也聚族以處向無外姓叅雜故奸宄無所托足市興則遠近無藉之輩咸以適市爲名竊探窺伺難以稽查盜賊必爾縱橫四不便也本族子弟除務學業外俱以耕桑樵牧爲事從無呼盧酣飲之類敗俗亂紀近雖有一二僕從小人狗鼠作奸然猶不敢公然犯科若市興則羣小益致妄爲不肖子弟遂有習爲

故常忘分稱權廢家敗業而不惜矣五不便也方今鹺禁至嚴市興則販鬻者必多於是巡緝者踵至捕鹽捕窩兵役如蝟不通世務者稍有纖涉立致破家而又貽累清白之家聲有利乎無利乎六不便也且所以忽發此議者不過謂本族無一正經店舖凡有祭祀賓客餽遺喜慶等事必遣僮購買非現錢不能得物而經手者又從而尅取之以此積忿不平欲遷改以圖新耳不知事有可更剝者有不須更剝者本族祖先居此數百年矣使可以開市祖先何以不開

而必俟今日之子孫始有此見識耶蓋利之所在大  
害存焉先人見識高遠不欲以蠅頭微利結怨四隣  
耳今欲狹小前人而啓釁親戚七不便也凡立市必  
於村落適中道里四達之區今本族偏在一隅春夏  
水漲則宛在水中望洋而嘆旣無舟楫可渡而秋冬  
又苦無水可通道里僻遠入不便也古有司市之官  
以平物價故土豪猾棍不敢挾持倚恃以攪取貨財  
今雖無市長而各處亦必有公平鯁直者一二人爲  
之裁正今本族卽酒腐小店多虧本不能開張皆因

人情畏遠而欺近凡往遠買辦甘以現錢從事而在  
本族則必以賒取爲利重秤久欠罔顧艱難而開舖  
者亦以詐僞抵塞每歲閉門撤業卽求一屠沽之家  
亦不可得人情如此何以興市豈市立之後肯絕不  
言賒耶若絕不賒取則不必興市貨物自充若仍欲  
言賒卽有公平正直者亦噤不敢言雖立市何益九  
不便也凡香火神祠禮宜清肅本族前有觀音閣後  
有張大帝行祠皆素所供奉者也市興則穢惡之徒  
以及禽獸狼藉之氣污瀦薰蒸褻黷滋甚甚至井泉



不潔災疾易生澁溷充盈道路掩鼻其最可憎者人情見利必爭此集典則彼集日落於是蓄妒積忿造孽生謗百計阻撓多方招誘而逐末之輩少有毫末之利輒一闕而散是吾族反爲彼作鸕獺也亦何利乎凡此十條非深憂過慮實係流弊所必至之勢務宜三思免貽後悔

琉璃瓶頌

大冶鈞世與天地通吹氣成質結撰玲瓏唯虛故照匪明不空有物皆見何隱於中皓潔其體厥光晶燦

山河咸燭日月在躬何以似之至人之胸

又

枵爾中亮爾躬冰爲質瓠爲宮受物益湛無物乃通

五旬辭祝

僕年當學易媿未知非徒緣馬齒之增遽以斗酒自勞心維疚矣祝將奚施矧老親長逝風木悲深每遇弧辰益懷悼痛加以墳伯蘭摧瑤琴玉折撫茲衰景總鮮歡容今擬於初十日飯僧山寺懺佛消愆非敢上報劬勞聊以辟除惡孽凡百親朋諒僕此中萬無

賜祝庶俾樂樂棘人少寬憂感也言發乎誠非等塗飾諸唯鑒之

本祠春祭祝文

時屆仲春百昌繁茂草木至微猶欣厥候言念吾祖孫枝丕秀乃間幽明音容莫覲俯仰融和中懷孔疚胡以報本藉茲籩豆爰潔爰馨肅將恐後牲醴匪豐維誠或佑祖靈來歆在上左右庶俾世嗣永新堂構尚饗

秋祭祝文

序屬秋仲金飈應商瞻彼原隰白露爲霜緬懷吾祖丘隴成行木葉將脫愜焉心傷何以追遠唯斯豆觴乃虔豕醴聚族盟將祖靈式涖鑒茲齋莊純嘏載錫俾後恒芳尚饗

對聯

平丘縣堂

師楚子筆路之風芟荆剪棘力圖封父遺模但環視閭閻尚藉十年生聚

弘衛侯帛冠之教鳩工庀材冀復平丘故址喜勞來

耕稼漸開百里農桑

邑門

邑僅彈丸處充豫冀幽之界四郊綏靖保障實藉名城桑土綢繆誰是瘁瘖於未雨

民常荷擔畏河滌汭洛之衝三面設防潰浸祇須隙穴衣裯董戒尚其拮据以披星

儀門

鳴琴者十室之邑耳念公旬米粟尚多闔戶逋逃藉地力天和男女耕桑深欲牖民以善

縮綬者三載於茲矣痛暑雨祈寒未達比閭疾苦幸耆年名德箴規藥石尚其鐸宰之非

邑樓

獨坐三家村春秋五閱自知性拙才疎徒盼鳳鸞天際扁舟一葉何可悵望仙登

空糜五斗粟朝夕九迴念茲民稀土滿唯冀鴻雁日歸茅屋數椽奚敢傷心客賦

衙齋

山意衝梅雪盡桃花欲漲河聲到枕驚回午夢孰拯

民  
春光報柳露濡麥穗初新月色含扉靜念夜呼誰作  
吏

後堂

誰言作令易經營五載尚未曾纖毫補苴殘鄉  
莫說救民難拮据一身亦何畏塵埃困勞拙吏

小齋

式食庶幾式飲庶幾念子弟田疇尚多曠職代耕總  
媿尸餐

獨寤寐歌獨寤寐宿思催科撫字竟乏微長報績更  
虞覆餗

又

治彈丸墟落未云康何況絃歌禮樂  
得斗大孤城不遑葺奚稱社稷人民

邑署壽日

咄咄空書僅列河村一長四十年春秋甲子豈非鄧  
禹笑人

勞勞掌鞅寧耽官醞三升數百輩炎冷風塵獨賴劉

尹知我  
驛亭

獨上小樓看楊柳陌間一帶寒烟遶屋最關情暮雲  
江樹三載宦遊人驀地迷離春色

閒凭高館笑桃花渡口千村夜月隨輪又驚心曉市  
啼鴉五更清夢後任時嘹唳東風

書室

三逕就荒念候門倚閭徒嗟遊子天涯讀罷古人書  
只羨先生五柳

一瓠久繫喜塵甑枵囊仍屬寒儒風概看來天下事  
寧踰處士孤梅

又

鵲噪空庭雞鳴閒館喜南牕獨對東臯風雨一編差  
遠拋書俗吏

雉馴桑陌鶴矯林杪望北固如同西爽烟雲百尺聊  
舒投筆傭豪

公堂

茅店雞鳴山庄犬吠喜訟庭稀簡一編風雨恣幽尋

望中柳色夢裏松聲幸詩草清新百尺烟雲同嘯賞

又

作吏無能不若耕田百畝

居官有要尚欠讀書十年

書舍

柳染山庄夢裏松風時沸影

花侵茅屋望中梅雪暗疎香

又

課樹頻登楊柳陌

勸農時入杏花村

寓館

僦居籬落喜鼠雀萑葦銷沮郊原幾點秋霜何事室

熏城社

僻處河洲見雉兔芻蕘往來几案數犁春雨最堪勸

課田疇

又

名心已類塞翁馬幸躋西園餽墨

逸趣應同海叟鷗

學憲公署

紅雲乍捧近南臺幸覩西園翰墨  
紫氣遙臨開北斗佇瞻東閣絲綸

按使公署

春風催節鉞柳梅香度花旌謹潔藻芹迓噦鳳  
旭日耀冕帷桃杏榮沾劍履敬陳藜藿望鳴騶

河工法筵度鬼  
可憐白骨黃沙盡是蒼生赤子  
特藉丹經玄籙度茲碧血青燐

大王廟

神德奠金堤億萬派巨壑支流胥歸南海從此平成  
永賴允哉雲漢全身

憲恩回玉律百千區幽陬味谷咸仰東曦由茲砥定  
成勲洵矣陽春有脚

河神廟

從平成溯昏墊益憐魚腹龜腸刑牲薦玉統藉上恩  
遠邁射潮強弩

由湛溺覩升恒未效鼠肝螿臂伏道脩齋僅資冥福

聊同羣鬼鮮絲  
未效鼠耳蝮管外  
畫新齋畫畫真  
三大士院

定力等須彌水馴蛟龍陸弭虎豹三聖人鼎奠恒河  
舊結茅庵於芥子

慧光通瀚海手調獅象足跂鯨鱖一切衆葦登彼岸  
新瞻白杜之蓮花

不諫又

河從天上行自地中經積石度龍門順大伾玉書永  
錫而萬國安瀾泔鮒同歸海屋

佛出西陲教明東土始落迦繼峨岷盛金臺法乘弘  
敷而四生廣濟芥蟻咸附慈航

都城積雨署中偶句

一片水光浮碧樹 半軒新月聽秋虫

副憲阿公齋中一聯不甚對余偶析爲二以記

直不之因人憐

或於餘畫補爾

筆端風雨三都賦

几上烟雲五嶽圖

又



梅影橫牕知月上

松聲拍枕悟風生

間中偶句

童鴻不肯因人熱

范叔猶堪耐爾寒

又

作相何人羞鄭五

羣藩誰許帝朱三

又

鸚鵡豈不能言終遜鷹鷂之善逐

獬豸何嘗識字遂借麟鳳以來遊

本族宗譜序齒錄

國有丁賦家有口分咸所以資邦計而阜財求敦齒

讓而美風俗也故民生而長幼有序習尚親遜無謫

谿詬諍之風與凌競相加之氣非生而孝友也風尚

使然耳吾族源發龍川世無澆俗然析居寥濶殊乏

聯屬之誼又分行各第支派紛紜往往有覲面而不

知為一家者即知之而或昧於長幼或忘其行輩竟

有遇之如路人者嗟夫此孰非吾祖之遺裔而至視

之如路人耶詎不悲哉今幸年長者慨然太息欲合

一族之丁齒而彙爲一第俾先後無參差長幼有定序歲時祭享人先祖聚數世之丁口而協其權心以盡其親遜之誼較前之愕然不相識視如路人者詎不相去懸絕歟然欲使先後順序必自始生日卽赴告宗人之長俾登諸簿籍則襁褓之年卽有一定之庚甲由是而長而老咸無紕繆此法善也尙司其事者尙慎之哉凡有告必書所以重丁齒也有書必慎所以敬宗黨也尙慎之哉

輸將正議

士子讀書通世務首宜亟公况本朝功令最嚴逋賦之家罹法難追此前車之明鑒也吾家田畝無多析置附甲自宜遵例早完以爲通都之領袖旣免追呼之擾復全門祚之榮詎非要務哉奈人心邪正不同往往延捱觀望爲當事所憎甚至公產私收侵匿詭秘藏頭掩耳佯若不聞任人疾呼不應者殊不思國賦豈容減少人情孰肯賠償卽云穀賤不售自當殫力設處以完正課安有坐享花籽而可溷冒影賴者乎此皆立法未清完欠無辨以致淆襍如此今後

每項分例遵行務使公賦早辦無從欺隱庶幾急公尚義之風足爲鄉隣所矜式乎謹將條例開列於後

一附甲各戶錢糧每歲俱要按期通完如有怠玩抗違遲至次年未完者每兩罰銀五錢以充公費

一本房祀產花籽既按年輪收值年之家務須早完錢米如拖欠不清者歲終重罰

一賢產原以培植斯文鼓舞後學卽產薄不足供燈膏楮墨之費而一銖一粒先人之志存焉自

宜公收公派俾均沾 祖澤安可乘間竊取竟類攘奪甚至堅匿不吐久逋公賦以作養人文之盛舉爲昧心漁利之醜行乎士有四維國先六行言之深爲媿耻今後在庠者長幼捱序輪管每歲所收先儘完糧餘照股均分如有收多報少逋糧不完者查出罰銀四兩充書房公費

以上諸條關係家庭要務各宜恪恭遵行用培門祚毋謂老人迂濶之言不足深信也慎之慎之

曾孫男日祐全較錄

日紹

先君子一生忠孝大節作令則潔已愛民興利除

害平丘士民至今歌思弗置立公朝則昌言獻

替守正不阿撓鱗射隼全無瞻顧如白龍魚服

請復撫兵等疏皆特蒙

召對先君子敷奏詳明言詞敏贍屢荷

聖天子霽顏稱善居家則力敦古道孝友兼至陳情

終養竭力喪葬分俸撫恤諸侄教育造就迄有

成立建造宗祠睦族敦倫此皆彰彰在人耳目

政府志之間里頌之無容贅述者也其餘嘉言懿

行不可殫悉生平著述甚富與會所至涉筆立  
就往往不自珍惜隨手散逸

不孝輩幼時既穉

暗無知不能記憶及長而奔馳南北又疊經寇  
亂以致

先人手澤多有遺失至二十八年

後始行搜輯成秩掛漏之愆實屬不免服闋之

後不孝復因謁選春明浪遊南楚僅得彙付季

弟毓湘編次校緝遂付剞劂始於康熙己卯春

月成於季秋其中魯魚亥豕不無訛謬年譜世

系猶未詳備嗣容增訂補刻別作後集一卷尤

祈

名公大人不靳椽筆賜以大序俾光黎棗附垂不

朽則歿存均感世世榮荷匪淺矣

不孝男余毓澄等謹識



大藏經

大藏經

1

